

博物館學叢書 5



有影響力的博物館 Museums of Influence

原著 / Kenneth Hudson

譯者 / 徐純

出版 /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原著者：Kenneth Hudson

原著書名：*Museums of Influence*

原出版年：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原出版者：Cambridge, London New York New Rochelle

原出版地：New York, USA

譯者：徐純

目次



出版序	
序言	1
第一章	3
博物館界的多元化與多元化的阻礙	
第二章	22
古董家與考古學家	
第三章	45
藝術殿堂	
第四章	77
人類、自然與環境	
第五章	104
科學、技術、與工業	
第六章	132
家鄉的歷史與習俗	
第七章	169
現址博物館：發生歷史的地點	
第八章	203
主題博物館－未來的指標	
參考書目	232

在本書中所謂的「有影響力的博物館」是說明這些博物館以其創意與驚人的方式打開一個博物館的新基礎，可以使別的博物館有意識的以此類館為典範而跟著變遷。我的選擇過程相當嚴謹，在這兩世紀中僅選出37個菁英群。以變遷而論，創造性不足以判斷其結論。創造性必須有意義、而且必須有價值，不能僅是新奇。換言之，這種博物館的存在要符合一個實際社會的需要，包括其取向與風格。它要反應其國內或國際改變的趨勢，並能鼓勵這種趨勢的發展。當然這項領先其他機構的影響力的含意不能只是其他博物館的感受，同時更要是一般民眾的，即其觀眾的感受所認定的。

在決定哪幾個博物館要列於書中而且要說明為什麼，我一部份是靠旅行期間的所見所聞，但更多判斷的考量是靠與相關消息的人士交換與討論這些博物館相關的規劃。這使我最後的決定不至於武斷也不偏依於成見。當然，建議中也有相當多不同意的列單，每個有廣泛博物館經驗的人都會給我建議他個人的選擇來符合我的意思。但我認為如果這本書不能激起矛盾意見也將是一項失敗。

因此驚奇與可能的批評是本書的特點。37個博物館中雖然很多是經過痛苦來反應人類的製作與習慣，但我的選擇中沒有一個是人種誌資料館。巴黎的國立民俗藝術與傳統博物館以其定義來看，是一個出色而且相當成功的人種誌學博物館，但其中刪除的與明顯的矛盾也易於解釋。在博物館界中，像它有那麼多的收藏就會是一個人種誌資料館，其收藏的物件與奇異的文化有關。博物館專業辭彙中「大」與「重要」並不代表、也不等於它想出的計畫，不管是用影片、電視、活動，甚至演講就可以與代表此物件的主體社會溝通。視覺上這些展示都很吸引人，縱使稍有例外，也僅呈現社會的表面而已。反而它們所用的照片就可以留下太多的想像。這些物件代表的人民之貧窮、疾病、天氣、殘酷、野蠻、滿足與忍受，在展品上不會加上血跡、感覺與凝聚力。有時更糟糕的是像在五、六十

年前，今天這樣真實的呈現在「發展中國家」仍是一種禁忌，甚至一些重要真實部份都不允許討論。人種誌資料博物館也許收藏著多但並不深入的物件。我們的感覺是政治產生的這種結果太嚴重。

同時很多技術上很成功，但由於上面的原因使人種誌資料呈現貧乏。例如在倫敦「人類博物館」(Museum of Mankind)、在德國西北不來梅的「海外博物館」(Ubersee Museum in Bremen)、與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學校的「熱帶博物館」(The Tropenmuseum in Amsterdam)也在半世紀前做了相當的改進。在沒有電視之前，它們確實引發了的千萬人的想像。但我發現並不能說它們有「影響力」的延伸，它們收藏的增加是社會風味與壓力所致。

人種誌學博物館總是呈現過去的，在37個博物館中有一個是完全把人種誌學放在文化脈絡中的，那就是厄門的動物園 (Noorder Dierenpart at Emmen 荷蘭東北的城市)。人們在厄門所看見的就是未來的人種誌學博物館。當然，在這37所博物館也一定可以從其他博物館看出別的特色之端倪。



作者在1970年代曾受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委託，到世界各地搜尋最具有重要概念的博物館，在作者累積足夠印象與資料後就消化融合成他的第一本書，那就是「1980年代的博物館：世界趨勢的調查」（*Museum of the 1980s: a Survey of World Trends*）。其目的在於呈現：

80年代世界的博物館都在經過一段困難的遭遇後，想把博物館轉型為主要的、社會性的與教育性的機構，以應付目前世界的要求來運作。為了要激發、實驗與討論，博物館就不再是百科全書式的教科書。因為如果博物館不能因應社會的變遷來反映出當代的社會來，那麼博物館就會失去大眾的支持。很多國家都就教於專家與熱心人士，希望盡量的造成當局的共識。在作者這些年來旅行所見的這些博物館中有三家，博物館的聲明沒有一個是用命令式的來表達。他們提倡的是一串最有創意的、最有前瞻性的、也是最有結構性的看法。因此在十年之內他們的形象將有所不同。如果博物館沒有對社會變遷做出反應，那麼他們真的就會失去民眾的支持。

從80年代，我多次旅行的途中參觀過幾百家的博物館，在我的反思中找到兩條思路：一是博物館這個西歐式的機構已快速而且徹底地傳播至全世界；其次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吸收了博物館的形式，漸漸接受它，並調整為符合他們的需要與習慣，而助長這種現象的主要因素是歐洲的帝國主義。英國在印度植下英國式的博物館，法國在全歐殖民地創造了特殊的文化堡壘式的博物館。在帝國退出時，這些博物館形制的後面到底留給殖民地國家什麼？它與這些新的解放出來的國家真正的需求是非常的不合適，很悲哀的，它們的收藏只是印度或非洲一些過去的遺物。

事實上，歐洲並不會覺得他們高於他們的後殖民國家一等。印度的博物館與龐貝的威爾斯王子博物館（Prince of Wales Museum in Bombay）的努力幾乎是相同的，也與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在傳統的伯朗普頓街（Brompton

) 座落上的愛恨交織關係相似。如果這兩個博物館在今天要蓋建築成立，我們可以確定它們不會用退時尚的水泥堆來阻礙自己現有的設備。過時的文化工廠所創造的問題是世界性的。

在十七、十八世紀這種收藏方式很普遍，我們稱之為「珍奇櫃」，這是丹麥學者歐沃門〈Ole Worm, 1588-1644〉所有的收藏。

